

第十章 結論

本文為針對閩南語雙賓式的共時與歷時研究，首先討論並定義所謂雙賓式與雙賓動詞，再以熟悉的現代臺灣閩南語為先，然後對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十八與十九世紀的各共時面依序探討其雙賓句式與雙賓動詞。在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十八與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分別討論後，串聯此四個共時面的歷時現象與演變結果，更是本文探討主題。

關注的論題主要為閩南語雙賓式，同時也對華語、漢語方言與古漢語雙賓式作簡要的觀察，以與閩南語作比較。對於雙賓句論題，在各章研究主題的句式歸納之外，也探討動詞進入雙賓式之後，與所帶論元在語義與句式之間的互動；而歷時研究方面，並對閩南語雙賓式與其他句式的演變與轉換機制作進一步的討論。

第一節 共時研究結果

本文對閩南語雙賓式的共時研究可分三部分：

1. 台灣閩南語的共時研究結果

台灣閩南語雙賓式共可分為 6 類。其中台灣閩南語相較於一般漢語的三種主要雙賓句式，最大差別在於直接賓語在前的結構多於直接賓語在後的結構，直接賓語在前與直接賓語在後兩種句式數量上的差距之大使台灣閩南語雙賓式明顯異於一般漢語雙賓式。

台灣閩南語各式雙賓句的使用頻率，不論是五〇或九〇年代幾乎都是固定的；當然，隨著華語的影響將來是否會變化，仍舊值得探討。且由兩代均不出現丙式的狀況，可以看到據語感內省可以出現的句式，在實際的使用上並不一定會出現。

台灣閩南語的三種主要雙賓句式實際只以甲、乙二式爲主，句數比例爲甲式-1 > 乙式-2 > 甲式-2 > 乙式-1，且未出現丙式。

2. 早期閩南語的共時研究結果

十六世紀的閩南語句式共有 7 類，在漢語三種主要雙賓句式實際只以甲、乙二式爲主，句數比例爲：甲式-2 > 甲式-1 = 乙式-1 > 乙式-2，且未出現丙式。在漢語主要雙賓句式之外，十六世紀的閩南語還有一系列相當數量的丁式。除介詞「將」、「共」、「甲」、「連」之外，還有一些動詞如「力」、「掠」也有類似介詞的用法，而使得丁式-1 成爲十六世紀雙賓式中數量不少的句式。

十七世紀的閩南語句式共有 7 類，在漢語三種主要雙賓句式實際只以甲、乙二式爲主，句數比例爲：甲式-1 > 乙式-2 > 甲式-2 > 乙式-1，且未出現丙式。在漢語主要雙賓句式之外，十七世紀的閩南語也有一系列相當數量的丁式。

十八、十九世紀的閩南語句式共有 7 類，在漢語三種主要雙賓句式實際只以甲、乙二式爲主，句數比例爲：乙式-1 > 乙式-2 > 甲式-1 = 甲式-2，且未出現丙式。除了也有相當數量的丁式外，三個共時面的閩南語都有極少量的甲式-1b 「(主)+動詞+直賓+間賓」，但僅出現於「雙賓句式+動詞組」的雙賓擴展式中。

3. 漢語方言的共時研究結果

漢語方言雙賓句數量上也以與位結構最多，特別的是閩南方言區之外，出現相當數量的甲式-1b 「(主)+動詞+直賓+間賓」與「分...分」句式。而以同樣的語料樣本計算，丙式((主)+動詞+“與”+間賓+直賓)相較於其他雙賓式在數量上明顯偏低，分布的方言區也明顯減少，以三種主要的雙賓句式而言，可說是傾向於有標(marked)的一種。但是不同於台灣閩南語與早期閩南語，現代中國閩南地區卻出現了 5 句丙式，很可能是受方言接觸影響。

若由表給予的動詞(介詞)來觀察，則與位結構的介詞「度」只用於泉州地區，「與」(此處單指“hoo⁷”)只用於閩南地區，「乞」字在閩、吳兩方言區皆有，而與潮州同被劃分為閩南方言的汕頭則出現「分」字。其中最特別的是「把」，使用範圍相當廣，有客、吳、贛、湘、江淮官話、西南官話等六方言區。

第二節 歷時演變綜述

1. 十六—廿世紀閩南語雙賓式的歷時研究結果

串聯四個共時現象——「十六世紀」閩南語雙賓式、「十七世紀」閩南語雙賓式、「十八、十九世紀」閩南語雙賓式與二十世紀台灣閩南語雙賓式從事歷時研究後，其結論為：

二十世紀台灣閩南語與十七世紀閩南語均呈現「甲式-1 > 乙式-2 > 甲式-2 > 乙式-1」的現象，異於十六世紀閩南語的「甲式-2 > 甲式-1 = 乙式-1 > 乙式-2」與十八、十九世紀閩南語的「乙式-1 > 乙式-2 > 甲式-1 = 甲式-2」，以句式的出現率觀察，二十世紀台灣閩南語接近於十七世紀閩南語。且四個共時面均未出現丙式，直接賓語在前的結構都多於直接賓語在後的結構。而丁式-1 在台灣閩南語的出現率則明顯偏低。

且為了解詞彙意義和句式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歷時研究部分除了延續閩南語的句式探索外，對於專用於雙賓式的動詞(即固有雙賓動詞)與原為單賓動詞藉由句式塑造成的雙賓動詞(即非固有雙賓動詞)的語義特性、在各時期語料所出現的格式兩方面均分別比較探討，結果可見每個動詞與每個句式都各自有其歷史。

2. 閩南語雙賓式的演變

由雙賓擴展式在四個共時面一直佔有閩南語雙賓式相關句式的最高出現

率，且隨著時代逐漸增加的趨勢看來，顯然明確說出給予方式與轉移目的的表達方式如雙賓擴展式，才是閩南語雙賓式或說是閩南語表給予義句式的「主流」。而雙賓式中以「與」為主要動詞的句式(即乙式)，由十六世紀比例極低的 3.77% 與隨著時代逐漸增加的趨勢，都可以看出十六世紀閩南語的「乞」、「度」、「還」、「與」處在當作給予義主要動詞的萌芽期與不穩定期。因此本文將雙賓擴展式視為乙式(雙賓結構)的前身。

若扣除雙賓擴展式前半段雙賓式的甲式句數，則甲式在各共時面出現的比例幾乎僅次於雙賓擴展式，可視為雙賓擴展式省略動詞組而來的句式。亦即閩南語雙賓式的甲式(與位結構)、乙式(雙賓結構)與雙賓擴展式(連謂結構)可能有傳承的關係，也就是雙賓式的甲式、乙式可能來源於雙賓擴展式。

而傳承關係之外，雙賓擴展式後半段的兼語式與使動結構也具有轉換的關係：雙賓擴展式(連謂結構)，即雙賓式和兼語式相加之合；當兼語式的第一個動詞採用表給予的「與」，就具備使動作用。其轉換的關鍵除了格式，或說是詞序外，格式中的第二個動詞(或介詞)如現代閩南語的「與」或早期閩南語的「乞」、「度」等均扮演重要角色。

3.閩南語與古漢語雙賓式的對應

閩南語甲、乙、丁三式雖然個別第 2 式皆無法從古漢語找到對應句式，但甲、乙、丁三式的第 1 式卻很整齊的可從古漢語找到對應。各式箭頭後所列為相對應的第九章第一節後總結的古漢語句式：

甲式-1(帶“與”式)：(主)+動詞+直賓+“與”+間賓

⇒ 7. 動₁+直賓+動₂(唐宋：動 > 介)+間賓

甲式-2(帶“與”式)：(主)+直賓+動詞+“與”+間賓

乙式-1(不帶“與”式)：(主)+動詞+間賓+直賓

⇒ 1.動詞+間賓+直賓

乙式-2(不帶“與”式)：(主)+直賓+動詞+間賓

丁式-1(準雙賓式)：介詞十直賓十動詞十(“與”)十間賓

⇒3. “以”十直賓十動詞十間賓

丁式-2(準雙賓式)：介詞十間賓十動詞十直賓

除了古漢語與閩南語的對應關係外，由本文閩南語的歷時語料可以看出，閩南語「乞」字用法比古漢語雙賓動詞「饋、餽、歸」更接近於晚起的「給」的用法。

第三節 雙賓家族的概念與相關論題

1. 「雙賓家族」的概念

本文是以「雙賓家族」(families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的概念來觀察雙賓句式，而非僅以英語的雙賓結構為範圍。句法上，雙賓式的表面結構含一個擔任述語的動詞與三個分別擔任主語、間接賓語與直接賓語的名詞性成分；語義上，雙賓式基底的概念結構涉及三個論元，其角色各為起點、終點、客體，整體句式義為「客體從起點位移到終點」。因此只要在句法、語義上符合上述定義者都可列入雙賓家族中。

雙賓家族包含典型雙賓式，如本文的甲式(帶“與”式)、乙式(不帶“與”式)、丙式(帶“與”且直賓在後式)；也包含非典型雙賓式，也就是符合上述定義卻不是典型雙賓式的雙賓式相關句式，如本文的丁式(準雙賓式)，其丁式-1可說是雙賓的處置式，丁式-2可說是介賓結構當狀語修飾帶賓語的謂語，而雙賓擴展式也可說是前半段為雙賓式的連謂式。

2. 信息焦點的觀察

若從信息焦點觀察，基本上漢語舊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後，這點閩南語更明顯。焦點的表現除了語詞出現在句中的位置之外，還須考慮讀音，如果讀單字調

或重讀(非輕音)，或與句中其他詞有對比的情況，稱代詞也可以出現在動詞之後形成焦點。而台灣閩南語以稱代詞為間接賓語並擔任雙賓句信息焦點的比例甚高，因而不符合英語、華語把字數冗長或結構複雜的句子成分盡量放在靠近句尾位置的「從輕到重的原則」。

再由閩南語主要句式中間接賓語在後的數量遠遠高於直接賓語在後看來，台灣閩南語以間接賓語擔任雙賓句信息焦點的比例甚高。間接賓語在後的有甲式-1、甲式-2、乙式-2 三種句式。

3. 「與」的詞性

以「與」當主要動詞的句式¹，從十六世紀以來出現率就一直偏低，儘管出現比例隨著時代逐漸增加中，出現率最高的二十世紀臺灣閩南語也僅有10.08%。「與」既很少當主要動詞，通常是當第二位動詞或介詞。在語義上於「給予」之外另有實詞詞義，如「還」當「歸還」解時必須視為第二位動詞，其餘本文皆視為相當與位結構的介詞。如此，在句法上符合典型雙賓式表面結構僅含一個擔任述語的動詞與三個分別擔任主語、間接賓語與直接賓語的名詞性成分的定義。至於非典型雙賓式，如雙賓擴展式，其前半雙賓式的「與」可能須視為一個介詞兼動詞，才有解釋後段兼語式的可能。

4. 雙賓家族與其他非雙賓格式的關係

本文在第七章第二節討論閩南語雙賓家族的句式演變，由各句式出現率僅足以推測甲式(帶“與”式，與位結構)、乙式(不帶“與”式，雙賓結構)與雙賓擴展式(雙賓式+動詞組，連謂結構)的歷時相關。

若對照蔣紹愚(2004)近代漢語「“給”字句」的發展，其發展過程應是：給1(給予) — 給2(讓、叫) — 給3(被)；閩南語雙賓式與其他句式的關係，也可以

¹ 「與」字在此代表閩南戲文中的「乞」、「度」、「還」、「與」與現代臺灣閩南語的“hoo⁷”。

類推出：雙賓 — 使動 — 被動的轉換機制。

第四節 餘論

在上述研究中，留下一些本文尚且無法解答的問題：

- 1.在早期閩南語與台灣閩南語共時研究中，丙式「(主)+動詞+“與”+間賓+直賓」在實際語料皆完全未出現；且漢語方言出現率也低。那麼一般認為是漢語雙賓式主要基本句式的丙式，是否仍可算是漢語雙賓式的主要基本句式，可能要擴大漢語方言的語料選取，才能定論。
- 2.漢語方言與古漢語的雙賓擴展式，並不是典型雙賓式，因而相關文獻上的語料不足，也必須擴大語料選取才足以如閩南語般做歷時演變的判斷。
- 3.本文採用與參考的語料，已竭盡目前所見有時代可考的閩南語文獻，但儘管如此，在 1875-1911 刊行的《光緒荔枝記》與推測可能為 1900 年前後的《泉腔目連救母》抄本，仍未見有今日台灣閩南語「與」(“hoo⁷”)的用法。但在不久之後通行於台、閩兩地的歌仔冊《金姑趕羊歌》²、《最新三國相褒歌》³卻已可見「乎」(即“hoo⁷”)的使用。「與」的起始為何？早期閩南語不見「與」的使用，是文獻(梨園戲、傀儡戲劇本)的限制？地域(「與」來源於泉、潮之外)的問題？或是「與」為起源於 1900 年前後的新詞彙？尚是個待決的問題。

期待未來有機會能針對這些問題再深入探討，作為博士後研究的課題。

² 《金姑趕羊歌》描寫「金花女」故事，本文所採版本為 1917 年印行《哀情歌唱集·金姑趕羊歌》，廈門文德堂書局發售。中有「羊公生子來乎爾」一句。

³ 《最新三國相褒歌》見於王順隆《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全文資料庫》網站，內有「關公說乎孔明知」等例句。據施博爾 1965 〈五百舊本「歌仔冊」目錄〉，《台灣風物》15.4:41-60，《最新三國相褒歌》為 1925 年台北黃塗活版所印行。

